

烟画中国

560行

五行八作

WU HANG BA ZUO

李德生◎编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烟画中国

560行

五行八作

WU HANG BA ZUO



李德生◎编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烟画中国. 560 行. 五行八作 / 李德生编著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392-8919-9

I. ①烟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卷烟—商标—中国—图集 IV. ①J52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3921 号

烟画中国:560 行·五行八作

YANHUA ZHONGGUO:560HANG • WUHANGBAZUO

李德生 编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24 开本 16.75 印张 字数 380 千字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919-9

定价: 69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6-453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前言

◎李荫寰 文

上了年纪的人们都见过烟画,大多在孩提时代还玩过、集攒过这种小小的画片。著名的文坛掌故史家郑逸梅先生曾在《珍闻与雅玩》一书中写道:

“我不吸烟,但在早年却收集了不少香烟画片(沪地语:香烟牌子)。此物在目前恐已无人再集。因为近数十年来,香烟内再不存放画片随烟赠送了。在早年,此物甚为普遍。每盒烟内必附画片一张。其中再分有奖、无奖两类。画片内容,无所不有,谚语、野史、民间传说,历史人物,笔记小说等等,热闹一时……”

作为俗文化的一种,烟画曾给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,留下过深刻的印象。笔者有幸,收藏有清末民初中外烟草公司在华出版的香烟画片数万枚。这些藏品来自父辈的雅玩、朋友们的馈赠和个人的辛苦搜集。作为儿时的玩物,它们曾伴随我走过快乐的童年。我喜欢这些印制精美的图画,里边有丰富的故事和知识,在儿童读物不多的年代,它曾对无数儿童的心智开发起过巨大作用。我曾把这些烟画分门别类、依序放置在一本本的图簿中,反复地展玩、精心地收藏,不断向同龄人炫耀自己的“珍宝”。此种爱好,直到我上了中学才告一段落,有意无意地将其束之高阁,逐渐淡忘了。

刚刚走入社会,参加了工作,“文化大革命”骤然爆起,家室遭劫,经过“大破四旧”、“焚书”、“批儒”、抄家、搬迁等重重磨难,十年浩劫,人命危浅,而这些小小的烟画好似有神灵护持一般,竟然逃过了种种劫数。在我将要迁居加拿大,清理旧物之际,它们从那些将要丢弃的破鞋匣子中蓦然现身。除了一小部分霉烂以外,大部分依然华美异常、熠熠如新。真好似旧友重逢,令人欢欣雀跃。当时《北京晚报》的编辑王达人专为此事著文,在副刊《五色

土》上郑重地介绍了这一发现。未几,台湾汉声出版社的总编辑黄永松先生便飞抵北京,亲自登门,要亲眼看看这些劫后遗存。当这些小画片铺满一地的时候,他在惊喜之余,当即拍板,要把这些烟画编辑成书,向社会介绍推广。因为烟画内容浩瀚,便选定反映清末民初市井民俗内容的部分率先成书,定名《烟画三百六十行》。他说:“这一枚枚小小的烟画若凝聚起来,便呈现出‘小中见大’的气势,就像一座手中的民俗博物馆。它不只是画面优美的鉴赏之物,睹物而认知,20世纪前半叶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景,民风民情,历历跃然纸上。可以说它与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,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”(见黄永松《烟画三百六十行》序)

此书与汉声的《老月份牌广告画》先后问世后,曾在港、台、大陆掀起了一股“复古怀旧的热潮”。影响之大,经久未衰。笔者移居加拿大之初,曾应《中华时报》总编王恩奎先生之邀,开始撰写《中国老三百六十行》,连载于该报副刊,每期介绍一个老行当,长达两年之久,深得华侨们的关注和欢迎。2005年春天,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贾娟女士来电,约定将这些连载过的文字二百篇,汇集一起,编成一部图文并茂的《老北京三百六十行》,2006年彩印出版。据说,台湾花莲的一间书店在上架的第一天,便售出二十余册。

彼时,也正是中国大陆电脑网站大发展的时候,数不清的民俗网站都争先恐后地录入发布各类文化知识。笔者无意中发现,许多网站都有介绍“三百六十行”方面的文字。这些文字大多是抄录或节录于拙作。但即不署作者姓名,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。笔者也曾试着与一些网站的负责人联系,谈及此事,大都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其中有一个网站的老总甚至说:“我们刊发了你的文字,按理说,你还应该支付我们宣传费呢!”真使我一时语塞,无话可答,只好挂断长途电话。一介寒儒,身在海外,气力有限,人家也在弘扬国粹,何必为此较真儿呢!

几乎与此同时,江西教育出版社函邀笔者合作,编辑《烟画中国》系列丛书,我便欣然承诺。有关民俗内容的题材自然是首选,笔者便把收藏中有关市井民风内容的烟画悉数整理出来,采用图说的形式,每幅图画附以千字小文,共得五百六十篇文字。分为《五行八

作》《吃喝玩乐》和《市廛江湖》三个部分,实是旧作《老北京三百六十行》的扩写。相较之下,该书从附图到内容都要丰富充实许多。书名定为《五百六十行》。

什么是“五百六十行”呢?家严荫寰公写有《五百六十行考》,文中剖解得十分详细。他说:“国人对社会上不同工种、不同职业的分工,笼统称为‘行’。行中所做的事情,称作‘当’和‘业’。自唐代开始先有了‘三十六行’的称谓,行行皆有定指,如:‘酒行、肉行、米行、茶行、柴行、纸行等等。’(此说见于周辉的《清波杂录》)到了宋代,行业越来越多,‘三十六行’难以概括,就采取了‘倍之’的方法,扩大为‘七十二行’。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就记载了七十二个行业的具体名目。其实,这样细分起来,‘七十二行’也不够用,不久又出现了‘一百二十行’的提法。元代最普及的识字读本《庄农杂字》,开篇第一句就是:‘佛留一百二十行,惟有庄农打头强。’直到明代,田汝成的《游览志余》就第一次出现了‘杭州三百六十行,各有市语’的说法。显然是‘一百二十行’的称谓不够用,索性把‘三十六行,十倍之’,就成了‘三百六十行’。‘五百六十行’一词则出于近代口语当中。如民国时期南方出版的老《申报》,北方出版的《小实报》,就常有此语报导一些新兴行业的出现,以示与旧日‘三百六十行’有所不同。”

其实,对于新行业来说,即使用“三千六百行”、“七千二百行”也远远不能概括其多。从“三十六行”到“五百六十行”这种数字性的泛指俗语的演变过程,恰好说明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。研究这种变化,也正是中国民俗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领域。旧的行业消失了,新的行业诞生了,如此枝蔓繁衍、生生不息。这种与时俱进的泛指俗语,也正好反映出时代进步之速和人们生活变化之快。

本书遴选了香烟画片五百六十枚,全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出版物。图中描绘的内容,也是清末民初的市井民情,因此,特别选用清末民初流传的民间口语“五百六十行”作为书名,重新勾勒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平民百姓的市井生活“宛若一轮新月,犹自照见古人”,对于迅速变化着的今天来说,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此书初稿成于2009年,在编辑过程中,先后得到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多方面帮助与

指导。在此特向姚敏建、周建森、张延、张芙蓉、徐惟刚、赵宸、罗京、王龙睿、梅永杰、饶晶、欧阳竞慧等师友，致以由衷的感谢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社会变迁，烟画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几乎成了遗忘之物。对烟画重新进行挖掘整理，使今人对这一特殊的文化传媒有所认识了解，重新发现它的价值，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。有鉴于此，《烟画中国》丛书已先后出版了反映近代妇女衣装变化的《昔日摩登女郎》，反映抗日战争的《星火抗战》等书。此外，反映民国时期的《儿童教育画》，描述历代传奇的《千秋绝艳》等书均在编纂之中，争取也尽早与读者见面。

作者补记于温哥华寓中

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

目录

◎前言

001

◎制布

采桑叶·001
绸缎庄·003
刺 绣·005
拾棉花·007
轧棉花·009
弹棉花·011
弹棉套的·013
棉絮店·015
纺棉线·017
绕线轴·019
卖线的·021
卖绒线儿·023
染 工·025
漂 工·027
卖 布·029
卖洋布·031
女 工·033

◎成衣

裁 缝·035
成衣铺·037
织补店·039
刷染店·041
缝穷的·043
捣 衣·045
洗衣婆·047
叫 货·049
时装屋·051

◎头饰

织发套·053
卖绒花首饰·055
卖瓜皮小帽·057
卖毡帽·059
卖头发·061

◎鞋袜

打草鞋·063
鞋挑子·065
鞋 铺·067

皮 匠·069
修 鞋·071
擦皮鞋·073
缝袜子·075

◎农事

耕 地·077
锄 草·079
牧牛童·081
车 水·083
踏水车·085
手 车·087
牛拉水车·089
割 稻·091
春 米·093
牵 砬·095
碓 房·097

◎菜蔬

卖鲜笋·099
切薯干·101
卖山野菜的·103
卖鲜藕·105

卖肥藕·107
小菜摊·109
菜 市·111

◎禽畜

肉 杠·113
鲜肉庄·115
牵 羊·117
赶猪的·119
放 鸭·121
屠 夫·123
卖毛鸡蛋·125
卖雄鸡·127
卖雏鸡·129
喂 鸡·131
卖鸭子·133
鸡鸭行·135
饲 鸭·137
猎 户·139
放 鹰·141

◎水产

渔 人·143

叉 鱼·145
鸬鹚捕鱼·147
扳 罾·149
捉 鱼·151
鱼摊儿·153
贩 鱼·155
洗 鱼·157
晒鱼干·159
鲸 鱼·161
扎蛤蟆·163
卖水鱼·165
海味杂货铺·167

◎竹木

樵 夫·169
圆木匠·171
斜木匠·173
木 匠·175
箍桶匠·177
打竹帘·179
做笼屉·181
编竹凉席·183
席 匠·185

锯竹篾·187
山货挑儿·189
拾刨花·191
卖竹竿·193
制团扇·195
卖刨花碱·197
编竹篮·199
烧炭·201
炭铺·203
修伞的·205
修马桶·207
雕花匠·209
油漆匠·211
制匾·213
◎棕麻
打绳·215
绳匠·217
绳子铺·219
制棕垫·221
卖苫盖·223
绷棕床·225
卖蒲扇·227
卖羽扇·229
草暖套·231
卖掸子·233
卖蒲艾·235
卖枕头·237
卖灯草·239

◎陶瓷

锅碗匠·241
锅大缸·243
瓷器担·245
卖风炉·247
石匠·249

◎金属

铁匠·251
锡匠·253
补锅·255
打剡刀·257
磨剪子·259
修钟表·261
卖铁镬·263
缝纫机·265
◎照明
点街灯·267
灯笼作·269
烛坊·271
卖灯笼·273
电工·275
◎交通
排子车·277
轿夫·279
黄包车·281

背枕木·283
棒棒儿·285
抬滑竿·287
小座车·289
独轮车·291
行李夫·293
小车夫·295
撮车·297
装卸工·299
搬运工·301
挑夫·303
扛大个的·305
钉马掌·307
马贩子·309
马车·311
马夫·313
骑顶马·315
驮马·317
拉骆驼·319
骡车·321
赶脚的·323
骑骡子·325
大车·327
自行车·329
汽车·331
火车·333
◎船只
造船匠·335

摆渡·337
沙船·339
舢板·341
大帆船·343
运粮船·345
放竹排·347
船姑娘·349

◎通讯

捎书人·351
邮递员·353
女接线生·355
送电报·357
播音小姐·359
打字员·361

◎文教

教女乐·363
塾师·365
女教员·367
女作家·369

◎传播

雕版·371
折书页·373
订书·375
卖书的·377
卖圣经·379
宣告白·381

卖报·383
卖朝报的·385
书报摊·387
小人书摊·389
新闻记者·391
卖号外·393

采桑叶

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

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

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。

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。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

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斨。

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

这首《诗经·幽风·七月》是三千年前关于采桑、养蚕、缫丝、制衣的民歌。采桑育蚕在那个时候，已是一项重要的农事。

制布



古代传说,养蚕制丝是嫫祖的发明,她是西陵氏之女,黄帝之妻,西周时已被奉为“先蚕之神”尊享祭祀。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面,发现距今三千年前先民拈制的蚕丝线、蚕丝条。足以说明蚕丝在我国发明、利用之早。

蚕茧抽丝,以丝织绢,以绢制裳,这一系列工艺生产形成封建社会的农桑经济。千百年间,“一夫不耕,或受之饥;一妇不织,或受之寒”,几乎家家都从事蚕丝的生产。就是官宦富贵之家的女眷也不例外。相传宰相霍光之妻,就以“六日得一匹”绢帛而称著一时。历代皇家帝后也在宫中饲蚕,供奉嫫祖。此风一直延续到清末,慈禧太后每年春蚕吐茧之时,都要到颐和园后湖的蚕宫去察看蚕事。这也是劝课农桑的一种示范。

如何养好蚕,重要的一环是植好桑,采好桑叶。明人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讲:采摘桑叶极有讲究,不能用手采,必须用最犀利的剪刀来剪。剪下的桑叶,不能有雾湿和露水。需待太阳出来,湿气散尽时采下,桑叶方可饲用。蚕在幼时,要把桑叶切成细丝饲养。成虫时,所饲桑叶要干燥;眠后,桑叶要湿。这样,蚕吐的丝才有光泽。

采桑养蚕是一种繁重的劳动,采桑女过着穷苦的生活。唐人唐彦谦有诗云:

春风吹蚕细如蚁,桑芽才努青鸦嘴。

侵晨采桑谁家女,手挽长条泪如雨。

去岁初眠当此时,今岁春寒叶放迟。

愁听门外催里胥,官家二月收新丝。

蚕户一般都自有桑田,在育蚕之初,为农家自己采桑喂蚕。待到忙时,蚕的食量骤增,就另有专事采桑的人出来助采、供应桑叶。这类工作季节性极强,一待蚕眠后,就再也用不着提供桑叶了。

绸缎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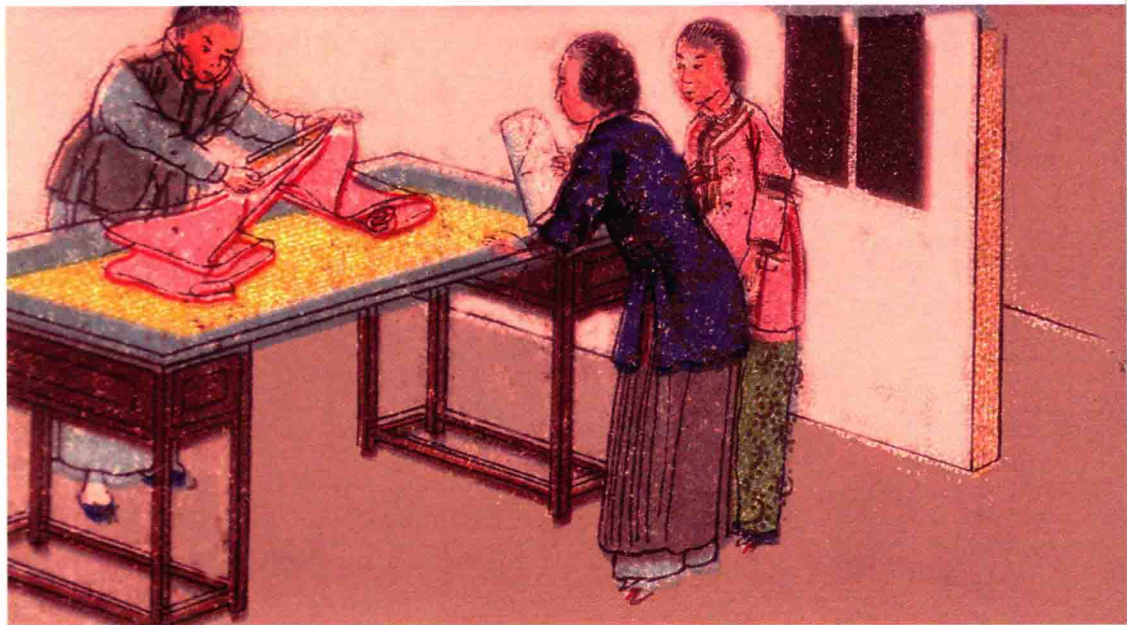
养蚕、缫丝、织造绸缎，是中国的一大发明，故中国有“丝绸之国”的称誉。唐代的丝绸生意一直做到了国外，自西安，经酒泉、敦煌，一直销往西域诸国，远至西欧，开辟出一条举世闻名的“丝绸之路”。后来，又销至印度、安南、缅甸、日本，精美的丝织品，沟通了域外各国与中国人民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。绸缎庄有一名联，道尽了中国丝绸之美。

万国山川藏彩线，

四时花鸟贮金针。

民间以贩卖丝绸致富的巨商代代有之。京剧有

制布



出《乌盆计》，写的便是宋代绸缎商人刘世昌，因携带巨金，中途避雨，被恶人赵大所害的故事。

明刊《金瓶梅词话》中，也描述了山东清河县紫石街大财主西门庆所开的绸缎庄，柜台上摆放着各色绫罗绸缎。崇祯年间刊本上附有木刻插图，从中可以看到明代绸缎庄的规模体制。在它的门檐上挂有一块木牌，上书“本衙绸缎”，作为市招，店面是个L形的长柜台。台上放着称银子的天平和算账用的算盘。柜里正对大门的靠墙一溜木制大柜，摆放着各色绸缎。庄内雇用很多伙计，有专船往来苏杭置办货品，很具规模。

清代作家曹雪芹著的《红楼梦》中写到荣国公贾政、宁国公贾赦，皆是主政江南织造业的大官，这与作者祖上曾任江宁织造是暗中相合的。仅此几例可知，旧时凡能开得起绸缎庄的，多是官商巨贾，不仅要有钱，还要有权势和背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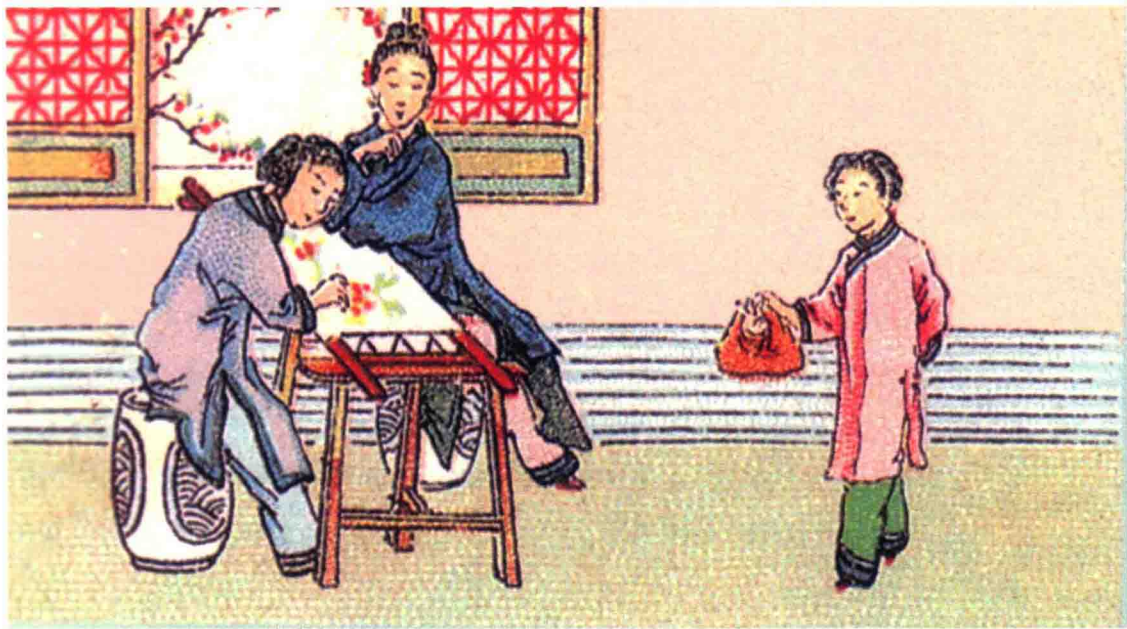
绸缎庄的货物珍贵，面对的顾客亦多权贵殷实人家，且多是太太、小姐类的女眷，庄内的设施则要高雅，柜上的伙计亦要谦恭。此行招收学徒也极讲究，需是五官端正、眉清目秀、聪明伶俐的后生，为的是讨女顾客们的欢喜。

清人枝巢子在《旧京琐记》中写老北京的绸缎庄的情景称：绸缎庄“为山东人所设，所称祥字号，多属孟氏。初唯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，盖兼办内廷贡品者。各大绸店必兼售洋货，其接待顾客至有礼貌，挑选翻搜，不厌不倦，烟茗供应，趋走殷勤。有陪谈者，遇绅官，可以应对几句时事；遇文人，也略知几句诗文；对待妇女顾客，一定会炫耀新奇，曲尽交易之能事。一定要让不同的顾客，一位位都高兴而来，高兴而归”。足见，这一行生意的讲究。

刺绣

制布

在绸缎、布帛上,用各种彩色线,凭借一根细小的钢针上下穿刺,构成各种优美图案、花纹或文字,这种工艺被人们称为“刺绣”。它起源于古代的“文身”。在新石器时代,每个部落都有自己所崇拜的“图腾”。把“图腾”文样刺刻在人的身上,叫做“文身”。“文身”的作用在于显示个人的属性、身份和美丽。后来,随着麻、毛、丝等织物的出现,才将刺在身上的“图腾”改刺绣在衣服上。旧制宫廷中的官服上刺绣着不同的文样,如龙、凤、狮、虎等,就是这一习俗的沿承。



文载,虞舜在祭拜天地神灵时所穿的礼服,上衣的图案是画的,下身的衣服图案便是绣出来的。春秋战国时,连楚庄王所骑的马也“衣以文绣”。军旗上的字也是绣的。到了汉代,朝廷派出去的官员,都要穿绣衣,用不同图饰来区别等级和权力。用刺绣来显示财富,无论是皇宫、达官显贵或富贾的家中,都用刺绣品来装饰墙壁。唐代宫中置“绣帅”的官职,宋代则设有“文绣院”,专门负责皇宫所需的御服和装饰品。当时民间的绣事亦特别发达,汴京“绣巷”的产品早已闻名遐迩。

辛弃疾有词云:“恰似十五女儿学刺绣。”足见,刺绣已是民间妇女、闺中女儿人人都要学会的重要“女红”。绣业也成了旧时衡量女子德才的标准。在闺房中,绣女们将山水、人物一针一线绣成“寸练具千里之观,尺幅有万丈之势”的精美绣品,她们一生的时光也在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之间老去。“闺阁家家架绣棚,妇姑人人习针巧。”

据考,清末苏州一地就有数万名绣女,特别是在太湖之滨的镇湖、东渚等乡镇,下至垂髫幼女,上至耄耋老姬,没有一个不会描龙绣凤的。“户户有棚架,家家会刺绣,”酿成一时之盛。清人林祁的《清风泾竹枝词》写道:

昼静帘垂罢绣初,慧心巧弄女红馀。

制成小品真奇绝,人是莲蓬鹤是鱼。

传统刺绣讲究一个“细”字,多少绣娘包括一些颇有成就的刺绣大师都是在“细”字上下功夫,力求做到针脚齐整,做工精细。讲究八个字:平、齐、细、密、匀、顺、和、光。从古至今,刺绣因地域不同而风格各异,因师承不同而技艺各有所精。其中以顾绣最为著名。

顾绣得名于明代进士顾名世的家庭女红。顾家乃江南大户,府中妇姑媳女皆善刺绣。劈一线可成二十余丝,绣花针纤于兔毫。绣出来的作品气韵生动,栩栩如生。每出示人,四方风动,周遭绣户莫不以师尊之。直到顾名世去世之后,家道中落,其子顾汇海之妾缪氏便出头露面,开店售卖绣品,顾绣从此更是四海名扬。

到了清朝,苏绣、湘绣、粤绣、京绣,也自成体系。至此,我国的刺绣出现了一个千般呈瑞、百珍杂陈的局面。

拾棉花

制布

宋、明以前,我国本土并不出产棉花,只有海南、新疆一带略有出产。因此,在东汉时期编纂的《说文解字》上,并没有“棉”字。直到隋代编纂的《广韵》里才出现“棉”字,但它指的是“木棉树名”。木棉树是一种树,与棉花完全不同。棉花的古代名称为“吉贝”,显然是一种域外的译音。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《宋代植棉考》指出,宋朝闽广地区才开始种植棉花,棉布的生产也已不限于海南岛了。到南宋时,两浙和江南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,棉花也逐渐部分地取代丝、麻,成为重要的天然纤维作



物。南宋初年诗人郑刚中《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》诗写道：

临溪汲水下蓝碧，为染吉贝包木绵。

长针引线作方衲，软暖厚薄无一偏。

说明，此时棉花已被广泛种植和织布了。

棉花成熟之后，花果吐絮，需要人工采摘花絮。北方管摘棉花叫“拾花”，南方人则称之为“捉花”。清人叶廷琯在《浦西寓舍杂咏》有一首写捉棉花的诗：

花田妇女剧艰辛，忙月时时更乞邻。

几度陇头过笠影，捉花人即脱花人。

从棉籽的下种、间苗、拔草、打药、修枝、捉虫、浇水，直到结了棉桃开了花，农民要付出无数的汗水。清代诗人秦锡田十分同情种棉花的农家妇女，他在《周浦塘棹歌》中写道：

雨后棉花要护培，农家妇女荷锄来。

黎明出户黄昏返，巡士周巡日几回。

农村拾棉花的工作多由妇女承担，一到秋天，遍地白花花的棉花，一茬又一茬地起了花，农妇们很辛苦，好似永远也拾不过来。如果拾得不及时，棉花就会落到地上，沾满枯叶，影响到棉花的质量和收成。

她们一天到晚猫着腰，在棉田里把棉花一朵一朵地摘下来，再把里边粘上的脏东西挑出来，然后放到花兜里。棉花要拾干净，不能留羊胡子、羊尾巴。拾棉花最痛苦的是手痛，因为天气已冷，加之棉叶、棉梗的刮、割，拾花人的手上、臂上布满血道儿和小血点儿，痛得火烧火燎。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拾棉人就得下地，中午阳光似火，不仅枯叶会粘在棉花上，很难弄掉，断絮飞绒，也不断地沾在热汗直淌的身上、脸上，瘙痒难耐，如坠炼狱一般。时人有歌形容：

白绒白絮软绵绵，如同白云落天边。

谁怜田中拾棉妇，十指如荆带血斑。